





黃陶菴曰孝文帝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是謂有其內而無其外漢武招致儒學之士共定禮儀十餘年不就至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可

史記二十三

震川云自秦以後古禮所以終不可復者以漢諸帝皆挾私意若其拘縛而樂秦之佚侈故首揭其義曰豈人力也哉見其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聖人所以強世也

禮書第一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摠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總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鄭玄曰以金飾諸木目好五色為之

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

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其滋味謂之庶羞鄭眾曰羞者進也情好

珍善為之琢磨圭辟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為席也王肅曰不緣也

皮弁布裳周禮曰王視朝則皮弁之服鄭玄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為裳也朱絃洞越鄭玄曰朱絃練朱絲絃也越瑟底孔大羹

玄酒鄭玄曰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也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

震川云此言三代之禮具存惜四君皆樂秦之政而不能復耳



謂銳意禮樂  
矣而神仙土  
木征伐之事  
日盛是謂有  
其外而無其  
內

又云名以禮設  
拂時君之欲而  
其徒守禮者  
亦為世所損所  
以可痛

禮云無躬化禮  
不虛行然有躬化  
而不行先王禮亦  
不能化民成俗以  
孝文之德而惑于  
道家之言惜哉

又云正与武帝時  
四海騷動百姓  
愁苦災異數聞  
見相反蓋諸儒  
之私言也故曰  
周

荀卿禮論

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  
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禘之禮

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  
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  
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循法守正者見侮

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  
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

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  
合論語曰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

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  
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

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應劭曰抵至也自天  
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

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  
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

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  
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

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  
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

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  
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

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  
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易服色封太

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  
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

此下皆荀子

則並與其  
所以痛也  
又云禮  
者於諸侯  
舉魯禮  
之國也於  
大夫舉魯  
也魯之禮  
禮多矣獨  
舉此者禮  
雖祀典而  
行之者忌  
慢為為取  
人所不欲  
觀也封

禮為不死  
之術也

對神書  
或問禘  
說義六如

此下皆荀子

此下皆荀子

此下皆荀子



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服虔曰簣謂之第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苾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詩云約軼錯衡毛傳云錯衡文衡也和鸞之聲鄭玄云和鸞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服虔曰鸞在鑣和在衡續漢書輿服志曰鸞雀立衡也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鄭玄曰武王樂也象武舞也韶舜樂也護湯樂也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周禮曰交龍為旂寢兕持虎鮫鞮徐廣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音交鞮者當馬腋之革音呼見反彌龍徐廣曰乘輿車金薄璆龍為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

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徐廣曰大剛曰鉅施鑽如蓬蠱蠱輕利剽速卒如燿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許慎曰垂涉地名也莊躋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渴欲得飲飲於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駟謂鄧林後遂為林名然而

以下本荀子議兵篇



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徐廣曰試一作誠也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幾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喪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臯人不尤其上知臯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

以下又本禮論

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

者天太祖毛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

世不遷者謂別子之後也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

函音含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

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鄭玄曰古者方

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穀梁傳曰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

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禮記曰庶人祭於寢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

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鄭玄曰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臠孰之也先大羹

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噲

先大羹鄭玄曰噲至齒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

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鄭玄曰啐入口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



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末小斂一

也大路之素幘也禮記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玄曰素車殷駘也郊之麻冕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論語曰麻冕禮也孔安國曰冕緇布冠古者積麻三十升布以為之喪服之先散麻一也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之三尺禮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也三年哭

之不反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鄭玄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一倡而三歎鄭玄曰倡發歌句者三歎三人

從縣一鐘尚拊膈徐廣曰一作搏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

稅徐廣曰一作悅故至備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

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

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

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

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

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

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鄭玄曰誠猶審也陳設也謂彈畫也

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鄭玄曰衡稱也縣謂錘也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

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

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

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鄭玄曰方猶道也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

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

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

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

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

也文貌情相為內外表裏竝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

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

宮庭也入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

宮庭也入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







齊司說齊唐氏  
九鼎四年秋馬生  
注水中作天馬之歌  
大馬之歌而元狩二  
年春三月丞相如  
則先元鼎四年已  
八年矣漢豈博漢  
邪王降之歲及豈  
坐法免官隱田園  
者數年至更三五  
錄錢復起為淮  
陽太守居淮陽  
十歲而卒案武  
紀昆邪之降在元  
符二年而行五  
錄錢在五年又  
也其去太初四年  
六年則汝黜之  
卒亦久矣今樂書  
乃云得大宛馬而  
作天馬之歌汝黜  
豈有言而公孫弘  
又從而證之不亦厚  
證古人哉况黜在武  
帝時為謂者遷樂  
陽令稱疾歸乃召  
為中大夫又出為東  
海太守又召為主爵  
都尉孫弘請使為  
右內史數歲而免官  
又數歲而起淮陽  
太守則未嘗為中尉  
也假使黜之言在馬  
生注注之年則死  
生注固已久矣漢  
書自司馬遷傳言  
史記十篇有錄無  
書而注言樂書亦  
則此非遷之作明  
矣使遷在當時  
而弗辨如此不亦  
乎

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  
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  
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  
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  
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  
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  
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  
之騾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  
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僂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  
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  
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  
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

何故有也  
震川云以  
二書為前  
車

又從而證之不亦厚  
證古人哉况黜在武  
帝時為謂者遷樂  
陽令稱疾歸乃召  
為中大夫又出為東  
海太守又召為主爵  
都尉孫弘請使為  
右內史數歲而免官  
又數歲而起淮陽  
太守則未嘗為中尉  
也假使黜之言在馬  
生注注之年則死  
生注固已久矣漢  
書自司馬遷傳言  
史記十篇有錄無  
書而注言樂書亦  
則此非遷之作明  
矣使遷在當時  
而弗辨如此不亦  
乎

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  
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瓚曰爾雅云春曰青陽夏曰朱明秋歌西  
皞韋昭曰西方少皞也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傍利長先為土人持勒鞞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室曲之室也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露赤  
汗兮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騁容與兮跼萬里孟康曰跼音遊如淳曰跼謂超踰也今安匹  
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  
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  
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  
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  
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凡音  
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二為即堂  
書禮樂  
志既其  
稍前其  
文耳

震川云股肱不  
良萬事墮壞

樂記



以讀虞書而  
流涕者也。首  
載高祖三侯之  
章次及意各  
于樂府無所增  
更次及武帝所  
作十九章四時  
之歌而明著其  
指曰世多有故  
不論於後終以  
馬歌則漢樂  
更無可言者  
矣褚少孫亦  
其辭事未終  
而以古樂語備  
之云云

鄭玄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王肅曰物事也謂哀樂喜怒和敬之事感人而動見於聲聲相應故生變鄭玄曰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而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變成方謂之音鄭玄曰方猶文章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也鄭玄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玄曰噍蹇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鄭玄曰嘽寬綽之貌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鄭玄曰發揚也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鄭玄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鄭玄曰此其所謂至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徐廣曰一作煩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鄭玄曰言以八音和否隨政也宮為君王肅曰居中總四方商為臣王肅曰秋義斷角為民王肅曰春物並生各以區

徵為事王肅曰夏物盛故事多羽為物王肅曰冬物聚五者不亂則無滯濇之音矣鄭玄曰別民之象也宮亂則荒鄭玄曰荒猶散其君驕商亂則搥徐廣曰搥今禮作破也其臣壞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玄曰君臣民事物也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玄曰比猶同桑間濮上之音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在濮陽南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鄭玄曰倫猶類也理分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鄭玄曰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鄭玄曰幾近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鄭玄曰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鄭玄曰隆猶盛也極猶窮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鄭玄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王肅曰

樂歌清廟王肅曰

樂歌清廟王肅曰

樂歌清廟王肅曰

樂歌清廟王肅曰

樂歌清廟王肅曰

樂歌清廟王肅曰

樂歌清廟王肅曰

樂歌清廟王肅曰

樂歌清廟王肅曰



朱絃而疏  
越鄭玄曰  
孔書疏之  
使替運

於清廟中所鼓之瑟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玄曰遺猶餘也王肅曰未盡音之極大饗之禮尚玄酒

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

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鄭玄曰教之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今禮作欲物至知知然後

好惡形焉王肅曰事至能以智知之然後情之好惡見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已天

理滅矣王肅曰內無定節智為物所誘於外情從之動而失其天性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

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鄭玄曰隨物變化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

者也鄭玄曰言無所不為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

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

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鄭玄曰為作法度以遇其欲也王肅曰以人為之節

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

笄所以別男女也鄭玄曰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鄭玄曰射鄉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

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鄭玄曰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同則相親異則相

敬樂勝則流王肅曰流道不能自還禮勝則離王肅曰離析而不親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玄曰欲其並行彬彬然禮義立則貴賤等矣鄭玄曰等階級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

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

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鄭玄曰禮自外作敬在貌樂由中出故靜禮

自外作故文鄭玄曰文猶動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玄曰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樂至則無怨禮

至則不爭鄭玄曰至猶達也行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

賓服兵革不試鄭玄曰賓協也試用也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

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

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鄭玄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和故百物不

失鄭玄曰不夫其性節故祀天祭地鄭玄曰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鄭玄曰教人者也幽則有鬼



神鄭玄曰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聖人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

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

以相洽也鄭玄曰洽猶因述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故事與時立鄭玄曰舉事在其時也王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名與功偕

仰級兆舒疾徐廣曰級今禮作綴駟案鄭玄曰兆其外營域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

器也升降上下周旋禘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

樂之文者能術鄭玄曰述謂訓其義作者之謂聖術者之謂明明聖者術作之

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

物皆別鄭玄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鄭玄曰言法天地過制則亂過作則

暴鄭玄云過猶誤也暴失文武意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王肅曰言能合道論中倫理而無患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鄭玄曰質猶本莊敬

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

事於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肅曰自天子至民人皆貴禮之敬樂之和以事鬼神先祖也王者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鄭玄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

其禮具徐廣曰辨一作別駟案鄭玄曰辨偏也干戚之儻非備樂也鄭玄曰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也亨孰而祀

非達禮也鄭玄曰達猶具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五帝殊時不相洽樂三王異世不相襲

禮鄭玄曰言其有損益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玄曰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夸禮人之所勤害在倦略及夫敦樂而

無憂鄭玄曰敦厚也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也鄭玄曰禮為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鄭玄曰樂為同春作夏長仁也

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鄭玄曰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樂者敦和率神

而從天鄭玄曰敦和樂貴同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鄭玄曰別宜禮尚異也孫炎曰居鬼品處人鬼之志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玄曰各得其事也王肅曰各得其位也天

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鄭玄曰高卑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鄭玄曰動靜陰陽用事也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陰陽出入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

物也

物也

物也



同矣鄭玄曰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鄭玄曰象光耀形體貌如此則禮者

天地之別也地氣上躋鄭玄曰躋升也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鄭玄曰蕩動也

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鄭玄曰奮迅也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

化與焉鄭玄曰百物化生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

別則亂登鄭玄曰登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

乎地鄭玄曰極至也蟠猶委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鄭玄曰高遠三辰也

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王肅曰著明也明太始謂法天也成物謂地也居亦謂法也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鄭玄曰著猶明白也息謂休止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

間也鄭玄曰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鄭玄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以歌南風鄭玄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養長已也其辭未聞也王肅曰南風有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夔始作樂

以賞諸侯鄭玄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

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

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王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故觀其舞而知其德

聞其謚而知其行者鄭玄曰謚者行之迹泰章章之也鄭玄曰堯樂名言堯德章明咸池備也鄭玄曰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韶繼也鄭玄曰舜樂名言能繼堯之德夏大也鄭玄曰禹樂名言禹能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也鄭玄曰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

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鄭玄曰教謂樂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

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王肅曰作樂所

以法其治行也善則行象德矣王肅曰君行善即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夫豢豕為酒鄭玄曰以穀食豕豕曰豢為作也非以

為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鄭玄曰小人飲之善醜以致獄訟是故先王因為

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鄭玄曰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到多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

也禮者所以閉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鄭玄曰大事謂死喪有

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

也



也鄭玄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者往來樂樂其所自生鄭玄曰自由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

報情反始也孫炎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德若舜之民樂其紹堯也周之民樂其伐紂而作韶武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殷尚質周尚文是也所謂

大路者天子之輿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葆

龜也公羊傳曰龜青緣何休曰緣甲類也千歲之龜青頰明乎吉凶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鄭玄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鄭玄曰理猶事也樂統同禮別異鄭玄曰統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之位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

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

德降興上下之神鄭玄曰降下也與猶出也而疑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鄭玄曰

曰疑猶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紹焉天地欣合陰

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然後草木茂區萌達鄭玄曰區萌生曰區羽

鬪奮角駘生鄭玄曰無駘曰駘蟄蟲昭蘇鄭玄曰昭曉也凡執事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羽者嫗伏毛者孕

鬻鄭玄曰孕任也鬻生也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鄭玄曰肉敗曰殯殯猶裂也則樂之道歸

焉耳孫炎曰樂和陰陽故歸此也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鄭玄曰揚越也樂之末節

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

也故有司掌之鄭玄曰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

王肅曰但能別聲詩不知其義故北面而弦鄭玄曰弦謂鼓琴瑟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

禮鄭玄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神故後主人鄭玄曰後尸居後贊禮儀也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德成而上

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鄭玄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是故先王

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鄭玄曰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樂者

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

其教焉鄭玄曰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

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鄭玄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志微焦衰之

音作鄭玄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曰其細已甚而民思憂擘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鄭玄曰簡節少

也易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王肅曰粗厲亢厲猛起發揚奮末浸疾廣賁廣大之也而

鬻鬻血血

區區



民剛毅廉直經正

孫炎曰經法也

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

王肅曰肉好言音之洪美

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

王肅曰狄成言成而

似夷狄之音也滌於盪濫僭差也

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

鄭玄曰生氣陰陽也五常五行也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

曰密之言閉也

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鄭玄曰懾猶恐懼也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

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

鄭玄曰等差也各用其材差學之也

廣其節奏省其文

采

鄭玄曰廣增習之也省猶審習之也文采謂節奏合也

以繩德厚也

鄭玄曰繩猶度也王肅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類小大之稱

孫炎曰作樂器大小稱十二律

比終始之序

鄭玄曰始於宮終於羽

以象事行

鄭玄曰宮為君商為臣

使親疎貴賤長

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

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

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沔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

欲

王肅曰其音廣大則容姦偽其狹者則使人思利欲也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

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

鄭玄曰成象謂人樂習之也

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

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友情以和其志

曰反猶本也

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流於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

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孫炎曰奮發也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化也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王肅曰清明廣大終始周旋皆

誠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

樂之節奏容儀發動也

鄭玄曰倫謂人道也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

濁代相為經

鄭玄曰清為絃實至應鍾也濁謂黃鍾至仲呂也

故樂行而倫清

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



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鄭玄曰道謂仁

義也欲謂邪淫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

可以觀德矣鄭玄曰方猶道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

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

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唯樂不可以為偽鄭玄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為樂耳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

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

先鼓以警戒鄭玄曰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眾也三步以見方鄭玄曰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王肅曰舞武樂三步為一節者以

見代道也再始以著往鄭玄曰武舞再更始以明代紂時再往之復亂以飭歸鄭玄曰謂鳴鏡而退明以整歸德也奮疾而

不拔也王肅曰舞雖奮疾而不失節若樹木得疾風而不拔極幽而不隱鄭玄曰極幽謂歌也獨樂其志不厭其

道王肅曰樂能使仁人獨樂其志不厭倦其道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

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君子曰

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鄭玄曰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而生矣王肅曰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鄭玄曰油新生好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

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鄭玄曰若善心生則寡於利欲

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鄭玄曰禮自外作故治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

入之矣鄭玄曰謂利欲生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鄭玄曰易輕易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

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

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鄭玄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

貌進止也孫炎曰德輝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

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鄭玄曰人所倦也王肅曰自謙損也樂主其

盈鄭玄曰人所權也王肅曰克氣志也禮謙而進以進為文鄭玄曰進者謂自勉強也文猶美也善也王肅曰禮自減損所以進德修業也樂



盈而反以反為文鄭玄曰反謂自抑止也王肅曰樂充氣至而反本也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

反則放鄭玄曰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故禮有報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而樂有反孫炎曰禮自減損而以進為報也

曰反謂曲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終還更始鄭玄曰俱起立於中不銷不放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

動靜人道也鄭玄曰人道人之所為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鄭玄曰不可過故人不

能無樂樂不能無形鄭玄曰形聲音動靜也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

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

而不息鄭玄曰文篇辭也息銷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鄭玄曰曲直歌之曲折繁省廉肉聲之洪殺也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玄曰方道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

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

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

鄭玄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

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

俯仰誦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鄭玄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要其節奏鄭玄曰要猶會也行

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鄭玄曰紀摠要之名人情

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

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

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

而聽古樂鄭玄曰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

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

旅鄭玄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鄭玄曰無姦聲也弦匏笙簧合守拊鼓鄭玄曰合皆也言眾皆待擊鼓

乃作也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也始奏以文止亂以武鄭玄曰文謂鼓武謂金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孫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趨之以雅鄭玄曰相即拊也亦以節樂雅亦樂器名狀如漆篥中有椎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



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鄭玄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姦

聲以淫溺而不止王肅曰姦聲淫使人溺而不能自止及優侏儒王肅曰俳優短人也獲雜子女不知

父子鄭玄曰獲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亂男女尊卑也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

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鄭玄曰

曰鏗鎗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何如鄭玄曰欲知音樂異意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

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祇祥此之謂大當鄭玄曰

曰當謂不失其所也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

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

順克俾鄭玄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擇善而從之曰比俾於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鄭玄曰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及後世今君

之所好者其溺音與鄭玄曰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

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鄭玄曰濫濫竊姦聲也宋音燕女溺志王肅曰燕歡悅衛音趣

數煩志孫炎曰趣數音促速而數變也鄭玄曰煩勞也齊音騖碎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不用也鄭玄曰言四國出此溺音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

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鄭玄曰古者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

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

易此之謂也鄭玄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楬壎篪

鄭玄曰柷楬謂祝啟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鄭玄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

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醕醑酢也所以官

序貴賤各得其宜也鄭玄曰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

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鄭玄曰號令所以警眾也王肅曰鐘聲高故以之立號也號以立橫鄭玄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橫

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王肅曰磬果勁磬以立別鄭玄曰謂分別明於節義別

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鄭玄曰廉廉廉隅廉

橫古曠

橫古曠



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王肅曰濫會諸音濫以立

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箏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

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鄭玄曰聞謹則人意動作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鄭玄曰以聲合已志賓牟

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鄭玄曰

曰武謂周武也備戒擊鼓警眾也答曰病不得其眾也鄭玄曰病猶憂也以不得眾心為憂憂其難永歎之淫液之

何也鄭玄曰永歎淫液歌遲之也答曰恐不逮事也鄭玄曰逮及也事伐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

王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答曰及時事也鄭玄曰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

何也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答曰非武坐也鄭玄曰言武之事無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王肅曰聲

答曰非武音也王肅曰言武王不獲已為天下除殘非貪商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

司失其傳也鄭玄曰有司典樂者傳猶說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鄭玄曰荒老耄

也言典樂者失其說時人妄說也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鄭玄曰長弘周大夫賓

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孫炎曰聞命謂言是敢

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鄭玄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女鄭玄曰居猶安坐也夫樂者

象成者也王肅曰象成功而為樂摠干而立王肅曰摠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王肅曰志在鷹揚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王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

武始而北出鄭玄曰始秦象觀兵盟津時也再成而滅商鄭玄曰成猶奏也再奏象克殷時三成而南王肅曰分陝

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王肅曰分陝東西而治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曰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及位止也王肅曰以象尊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振

威於中國也王肅曰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一擊一刺為一伐也分夾而進徐廣曰一作遲事蚤濟也王肅曰

曰分部而並進者欲事早成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鄭玄曰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夫女獨未聞

牧野之語乎鄭玄曰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及商鄭玄曰及當為及謂至紂都也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

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鄭玄曰積土為封封比干之墓崇賢也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徐廣曰周本紀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又曰表商容之閭庶民弛政

庶士倍祿鄭玄曰弛政去紂時苛役倍祿復其紂時薄者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鄭玄曰散猶放而弗復

乘牛散桃林之野徐廣曰在弘農縣今曰桃丘而不復服車甲徐廣曰音輅而藏之府庫

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鄭玄曰苞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將率之士使為諸

侯名之曰建橐王肅曰所以能橐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建橐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

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鄭玄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王肅曰郊有學宮可以習禮也左射狸首右射騶虞

鄭玄曰左東學右西學也狸首騶虞所歌為節也而貫革之射息也鄭玄曰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搢笏鄭玄曰裨冕衣裨衣

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插也而虎賁之士稅劔也祀乎明堂鄭玄曰文王之廟為明堂而民知孝朝

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鄭玄曰耕藉藉田也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

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周名太學曰東膠天子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鄭玄曰冕而摠干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悌

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鄭玄曰言武遲久為

重禮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鄭玄曰師樂官也乙名也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鄭玄曰如氣順性如

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鄭玄曰樂人稱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鄭玄曰執猶處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

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

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鄭玄曰肆正也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

歌者直已而陳德鄭玄曰各因其德歌所宜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

萬物育焉鄭玄曰育生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

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

鄭玄曰以其溫良而能斷也臨事而屢斷勇也

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

曲如折止如橐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鄭玄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

有此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鄭玄曰長言引其聲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言



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鄭玄曰手舞足蹈歡之至子貢問樂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

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

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

遂小意  
本作聽



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黃陶菴曰律書先謂律為萬事根本而兵械尤所重以下竟言兵太史公曰一段又言文帝之能息兵實接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別叙律之應曆以原律所自來而後始言律數末復歸之于

而亦非無由入也

史記二十四終

西川忠鳳章氏書

史記二十五

西川忠鳳章氏書

律書第三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遘興遘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

後古則



神為生教成  
聲之本其理  
微妙其文簡  
賈變化定非  
諸先生所能  
辨也

粟川云律之用  
樂音兵械尤重  
而理復相通此  
詔不入本紀而載  
律書正與樂書  
成王懲文家難  
戰之恐慎善守  
善終相發

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  
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  
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  
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  
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  
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  
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  
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  
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  
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音虎選音  
克需音而反克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  
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

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  
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  
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  
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  
忘之今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  
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  
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  
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  
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  
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  
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

小字宋全  
無窮字



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

徐廣曰一作舍

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境也言陽

氣之危境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言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殖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

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

其於十

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條萬物回紐未敢出條風居

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

者言萬物根柢

徐廣曰一作橫也

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族泰族者言萬物族

生也故曰泰族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蟪然也故曰寅

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

徐廣曰一作莖

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

方明庶者明眾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

廁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

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

音甲

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

於氏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

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

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蟻

音之慎反

也清明風居東南

降小宗本無尾字



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  
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  
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於七星  
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  
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  
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  
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  
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  
也故曰丁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徐廣曰吳一作柔且就死也西至於  
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  
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  
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

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

律中夷則夷則言陰徐廣曰一作陽氣之賊徐廣曰一作則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

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徐廣曰一作則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

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

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

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

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

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

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徐廣曰一作婁奎者主毒

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

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鍾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

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

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

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

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

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

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

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

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

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

孝昭三得九寸之一也



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  
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  
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  
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  
從斯之謂也

史記二十五終

西川毛鳳苞氏

史記二十六

西川毛鳳苞氏

曆書第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渾

徐廣曰秭音姊鳩音規子雉鳥也一名鷓鴣

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

卒明

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卒斯也

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

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

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  
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  
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

閏餘

漢書音義曰以歲之餘為閏故曰閏餘

於是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

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



瀆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漢書音義曰少皞時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

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

陰官也火數三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

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漢書音義曰次十二

次也史推歷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正月為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二月當指辰而指巳是謂失序堯復遂重

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

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徐廣曰戒作敕天之曆數

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由是觀之王者所重

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

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

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鄭玄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故

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

其機祥廢而不統如淳曰呂氏春秋荆人鬼而越人禩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晉灼曰禩音珠機之機周襄王二十六

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韋昭曰謂正歷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

冬至舉正於中韋昭曰氣在望中則時日昏明皆正也歸邪音餘於終韋昭曰餘餘分也終閏月也中氣在晦則後月閏在望是其正中也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音餘於終事則不悖

其後戰國竝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

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

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

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

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

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

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



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德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曆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漢書音義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為距度而巴落下閔運算轉曆徐廣曰陳術云徵士巴郡落下閔也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曆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曆數之分也贊曰黃帝聖德與虛合契升龍登仙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徐廣曰蓋以為應土德土勝水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

太族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文穎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更相治間不容期忽五家文悖異推太初之元也

曆術甲子篇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十二

無大餘

無小餘

無大餘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大餘五

小餘八

端蒙單闕

徐廣曰單闕一作亶安

二年

閏十三

宋本十二正北連接

小宗本氣下脫復正二字

二年上宗空二字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芒落四年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橫赤奮若三年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四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橫艾闡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困敦二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二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汭漢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游兆 徐廣曰作游桃 攝提格征和元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闕三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一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協洽二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涸灘始元元年正西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闌茂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彊梧赤奮若六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犁單闕二年 十二

十六上宋  
本有一字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協洽六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闌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闕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七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涸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闍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犁大淵獻三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橫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尚章單闕三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涪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作噩黃龍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橫閹茂初元元年正東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五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疆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五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涸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闍茂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 小餘二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疆梧單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三 小餘十六



大餘二十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小餘七百閏十三 大餘二十三小餘八

大餘十五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大餘十八 無小餘

右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旃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

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時 正西加酉時 正南加午時 正東加卯時

大餘四十四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小餘十六

大餘四十六小餘一百七十七 大餘二小餘八

大餘四十八小餘一百七十九 大餘六小餘十二

大餘五十小餘一百八十一 大餘十小餘十六

大餘五十二小餘一百八十三 大餘十四小餘二十

大餘五十四小餘一百八十五 大餘十八小餘二十四



史記二十七

正義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日月五星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者五行之精眾星列布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屬所

天官書第五

官在人象事其以人者有五列馬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楊慎云天官書廿石二家之遺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

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

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棊蘇林曰音榔打之榔後六星絕漢抵營室

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龍角東方

宿也攜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徐廣曰第五星衡殷中州河濟

之間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第一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

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

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晉灼曰似戴故曰戴匡也曰文昌

宋本仍隨  
元漢書作  
鏡古字通

柯維驥云古者嘗天文之官謂之天官而後世名其樂亦曰天官太史官敘學天官于唐都是已  
案考要云天極一名北極位在中央四方所取正故曰中宮天極即孔子所謂居其所者也  
謂居其所者也  
一星主日帝王也  
二星主月太子也  
三星主五帝也  
四星主五王也  
五星主五帝也  
其占曰星不明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乾象新書謂一月二主三主五行四主諸王五主庶子其說並與太史公同



紫陰德天乙原二  
星名天乙与太乙  
各一星並列紫宮  
外陰德一星居紫  
宮內不得混而為一  
也。七政者。日月五  
星也。第一曰正星。主  
陽德。天子之象也。  
二曰法星。主陰刑。  
三曰主星。主陰刑。  
四曰主星。主陰刑。  
五曰主星。主陰刑。  
六曰主星。主陰刑。  
七曰主星。主陰刑。  
八曰主星。主陰刑。  
九曰主星。主陰刑。  
十曰主星。主陰刑。  
十一曰主星。主陰刑。  
十二曰主星。主陰刑。  
十三曰主星。主陰刑。  
十四曰主星。主陰刑。  
十五曰主星。主陰刑。  
十六曰主星。主陰刑。  
十七曰主星。主陰刑。  
十八曰主星。主陰刑。  
十九曰主星。主陰刑。  
二十曰主星。主陰刑。  
二十一曰主星。主陰刑。  
二十二曰主星。主陰刑。  
二十三曰主星。主陰刑。  
二十四曰主星。主陰刑。  
二十五曰主星。主陰刑。  
二十六曰主星。主陰刑。  
二十七曰主星。主陰刑。  
二十八曰主星。主陰刑。  
二十九曰主星。主陰刑。  
三十曰主星。主陰刑。  
三十一曰主星。主陰刑。  
三十二曰主星。主陰刑。  
三十三曰主星。主陰刑。  
三十四曰主星。主陰刑。  
三十五曰主星。主陰刑。  
三十六曰主星。主陰刑。  
三十七曰主星。主陰刑。  
三十八曰主星。主陰刑。  
三十九曰主星。主陰刑。  
四十曰主星。主陰刑。  
四十一曰主星。主陰刑。  
四十二曰主星。主陰刑。  
四十三曰主星。主陰刑。  
四十四曰主星。主陰刑。  
四十五曰主星。主陰刑。  
四十六曰主星。主陰刑。  
四十七曰主星。主陰刑。  
四十八曰主星。主陰刑。  
四十九曰主星。主陰刑。  
五十曰主星。主陰刑。

明若廢正。稟務淫  
聲。則第五星不明  
若不勸農。春不務  
稼穡。峻法濫刑。退  
時。傷政。則第六星  
不明。若不撫四方。不  
安夷夏。則第七星  
不明。若不周禮。保  
氏。掌封城。分星。以  
妖祥。故論者以子  
宿。分主九州。而斗之  
七星。各有屬。不獨  
杓。衡。魁。三者而已。  
斗星一主。秦。二主。楚。  
三主。梁。四主。魏。五主。趙。  
六主。燕。七主。齊。或云主  
主。燕。九主。齊。或云主  
徐州。主。益州。主。益  
州。主。荆州。主。兗  
州。主。揚州。主。豫州。  
凡九星。其二陰星  
不見。故云。斗星。耳  
案諸家。國經。悉以  
三台。繫之。太微垣。太  
史。公。特以。列于。中宮。  
北斗。文昌。之。次。其。為

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

曰三能蘇林曰音三台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孟康曰在北明近輔

臣親強斥小疏弱蘇林曰斥遠也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

晉灼曰更河三星天一外為盾天鋒晉灼曰外遠北斗也有句圍十五星屬杓曰

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

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

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

一星曰牽徐廣曰音轄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

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

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

兩大星曰南門氏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

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

孟康曰軒轅為權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

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

一十五星蔚然徐廣曰一云哀鳥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

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

形晉灼曰中坐犯帝坐也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音他星五

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前大星女主象旁小

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

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

質晉灼曰輿鬼五星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晉灼曰

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傷成鉞晉灼曰賊傷之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

也觀占也潢五帝車舍占先成形於鉞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

案考要云  
天理四星在  
斗魁中貴人  
牢名曰天理  
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  
為乖戾輔星  
明近輔  
招搖招搖為  
天矛

案考要云  
天理四星在  
斗魁中貴人  
牢名曰天理  
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  
為乖戾輔星  
明近輔  
招搖招搖為  
天矛

案考要云  
天理四星在  
斗魁中貴人  
牢名曰天理  
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  
為乖戾輔星  
明近輔  
招搖招搖為  
天矛



天子三階不當置  
外垣也。案心三星  
名天中。案心三星  
堂天子之正位也。前  
星太子不明則太子  
不得位。後星庶子  
明則庶子繼中星  
欲明思直也。案旁  
四星謂之慶者。晉  
所謂主開閉也。  
歲之四由也。

案考要曰。卯为天  
之月。日主兵。故曰  
旄頭。主胡故曰胡  
兵。主占喪故曰  
白衣。  
案畢为天之前  
師。詩曰。月離于  
畢。俾滂沱矣。  
武王伐紂。上祭  
于畢。是也。  
案西方之宿。皆為  
白虎。在參之右角。

故謂之虎首。案均守  
軍旅佐參伐之說  
得之。晉灼曰。誤矣。  
案主柄。齊之分野  
蓋虛危也。或曰自  
女。度至危十五度  
皆謂之主柄。

案司中。漢書作  
司寇。諸家因經  
誤載。与太史公異。  
案室为天之子宮。  
中二星。乃室遠室  
三向。而居曰離  
室也。闕道者。兩  
宮。別名。  
案女宿之下。九尺者  
日月中道。四星之狀。

誅成質。晉灼曰。營惑入輿鬼。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

素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

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眾

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

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早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

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層積。如

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為天街。其

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坤維河山。巴北國陽河山已南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

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觜為虎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

謂桑榆孽生為葆。晉灼曰。菜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徐廣曰。音流。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晉灼曰。比地近地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漢書音義曰。木星土星入北落則吉也。危東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徐廣曰。孫一作名。

民六后宗也。周禮祭天。亦民而祭。我即此星也。案注。漢志。案義。同而聲。類律書。曰。西。至于注。亦。初。星也。

吳氏曰。有龍。朱鳥。各據其。方之宿。而。池。別。屋。晉。志。謂。天。潢。三。星。曰。咸。池。魚。國。者。是。也。豈。以。此。推。西。方。之。宿。哉。又。列。參。白。虎。子。昂。畢。之。後。何。異。類。創。之。數。也。甘。氏。謂。參。為。忠。良。考。證。之。子。明。大。則。臣。忠。子。孝。安。吉。福。勸。以。善。占。也。

羅下漢志。有列字。

正義曰。虛。二星危。三。星。為。主。柄。

案希字疑。當作布。謂。角。張。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案斗為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謂。之。南。斗。也。



如婦功之式故名曰女  
六曰琴女古星明女  
二昌天下豐移動  
后妃廢木祀立后也  
考要云十甲曰歲  
陽十二子曰歲陰  
太史公所謂歲星  
躔次蓋依石氏經  
而甘氏及太初曆  
各異  
案考要云監  
德降入青章  
躔躔開明長  
列大音長王  
天睢大章天  
泉天皓皆歲  
星隨月而出  
而異其名也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義失者罰出  
歲星歲星羸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  
前曰羸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  
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  
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  
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早歲星出東行十  
二度百日而止及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  
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  
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  
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  
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  
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

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躔踵徐廣曰曰路嶂熊赤色有光其失次

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

明徐廣曰曰天津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

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嚮參晨出曰長

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潏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

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

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

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

疾闡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

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

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徐廣曰曰大星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

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



案考要云歲星  
變而為妖則有  
天棓彗星天棓  
天槍四者之名  
若紫宮左三星  
曰天槍義與此  
異也爾雅曰彗  
星為掃槍石氏  
推槍格彗異  
狀其殃一也

案考要云淮南子  
曰彗惑常以十月  
入太微受制而出  
行列宿司無道  
之國為亂為賊為  
彗為喪為飢為  
兵後漢郎顛曰  
彗惑者至阴之  
精也天之使也漢  
志東行疾則兵  
聚于東方西行  
疾則兵聚于西  
方其南為丈夫喪  
北為女子喪也  
惑天子理也

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  
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  
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黓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  
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  
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  
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  
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攬韋昭曰攬音參差之參長四丈末兌退而  
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  
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  
所居國昌迎徐廣曰一作御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  
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韋昭曰星相擊  
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

廟歲星廟也察剛徐廣曰一作罰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禮失  
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  
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徐廣曰以下云熒惑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反道二舍以上居之  
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  
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  
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  
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  
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  
十月而入西方伏晉灼曰伏不見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  
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  
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  
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孟康曰犯

天文志云  
作在乍右

天文志云  
文時天槍  
出西南白  
為兵喪  
六年十月  
奴入上郡  
中漢起兵  
以衛京師也



七寸已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營惑廟也謹

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戌巳黃帝主

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

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

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

曰易猶輕速也其一各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

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

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羸為

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鍾宮其失次上

二三宿曰羸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

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

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

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

焯晉灼曰火入水故曰焯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

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

徐廣曰或云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絕行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

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竝

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

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早

出者為羸羸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

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鬪孟康曰凌相冒占過也韋昭曰突掩為凌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

園為喪旱赤園則中不平為兵青園為憂水黑園為疾多死黃園

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

則水意徐廣曰一作志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

案考要云素隱引

晉灼之注原出淮

南子當居而居吉

凶未當居而居吉

淮南太史公論

蓋同之也太史以

歲星主義災

惑主禮填星主

德太白主殺日

星主刑故曰德

禮義殺刑盡

失而填星為之

動搖漢志則

曰仁義禮智心

信為主貌言視

聽以心為主故

四星皆失填星

乃為之動晉志

則曰天子失信

也

案漢景帝中元

五年四月水火合

於參占曰國不吉

參梁也六年梁

孝王死是其應

也孝殤帝延平

九年四月金火

合婁占曰大人憂

也帝崩是其應

也

案考水天

文志為水

一本無白字

案考水天



考要云太白一名明星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孫炎韓璞並謂日辰見東方為啓明辰見西方為太白韓詩則謂晨見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太白李太白字長庚長庚因字曰太白不知長庚即太白也蓋太白附日而行日且出則謂之啓明開也日既入則謂之長庚

庚續也助日之明故謂之明星也若謂大躍大相則皆以遠日而名之也太白主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仗用兵皆象之吉及凶也其他妖星如布著天亦主兵之名長庚非太白也

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云三十二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徐廣曰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且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園以

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徐廣曰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且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園以

宗李脫曰字不誤而



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園角憂有水事青園小角憂有木事黃園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奕晉灼曰奕退之不進其

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園黃渾音澤可爲好事其園大

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晉灼曰大白行得度勝者色也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

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唯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而留桑榆間晉灼曰三平正出桑榆而上者餘二千里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曰過參矣晉灼曰三其一此在疾其對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下下復上有友將其入月將修

如漢書五行志  
其衝降星左氏  
傳案二十八年歲  
棄其次而旅于明  
年之次以害烏幣  
周楚惡之杜氏解  
謂失次于北禍衝  
在南者也

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早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

疾漢書作病

字宗本脫入



紫辰星名彗星  
之別名辰星與  
太白俱附日而行  
故其出入早為  
月蝕晚為彗星  
天矢二星同也

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刑失者罰  
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  
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  
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  
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孟康曰辰星月相凌  
不見者則所蝕也晚  
為彗星張晏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  
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  
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  
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  
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  
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  
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

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  
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  
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  
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  
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  
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滅  
劔蘇林曰滅音函函  
容也其間可容一劔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  
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  
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欖安周星細爽  
能星鈎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  
青園憂白園喪赤園中不平黑園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  
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

擊字仍  
作擊

辰星祀  
免

天文志無  
六窮兵之  
所終句  
何云文變  
宜致



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嚙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曰暈如淳曰暈讀曰運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

指暈天志作破軍

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

白虹屈短

李奇曰屈或為尾也韋昭曰短而直

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

軍宗本仍作暈句

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

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

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

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

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

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

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

徐廣曰二云食於大角

主命者惡之心

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

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

也日蝕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

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

丙丁江

為上宗本無則字何



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

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狀類南

極徐廣曰老人星也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

乍上乍下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

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一作六賊星孟康曰形如

之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

獄漢星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二彗縱橫亦填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

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

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

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

太白孟康曰星上有二彗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

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孟康曰星名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

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其大經也 天鼓

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

如大奔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

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

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

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

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徐廣曰蚩尤

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李奇曰怒當作帑晉灼曰枉矢類大流星

虵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

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孟康曰精

明也有赤

案張衡云地有山岳以宜其氣精鍾為星至多莫如水積為漢春秋傳曰星字及漢漢水祥也

音韻

宋無志字

天文志云大而黃

九

星多火

宋本有火

漢書上無

宋本無則



業白虎通。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又云。王者德至。文表則景星見。德至山陵則景星出。又案。荆州古有瑞星。有瑞氣。太史公所謂景星。格澤星。皆瑞星也。所謂歸邪。慶雲。皆瑞氣也。瑞星之名。凡四。又曰。周伯星。又曰。合譽星。瑞氣之名。凡三。又曰。昌光。昌光。如龍狀。是則龍人作也。

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高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或曰。搏。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車通車轍也。避漢武諱。故曰通。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

何字字衍

按漢書作前方而後高者。銳鋒銳而卑者。仰

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螿者。類闕旗。故鈎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徐廣曰。古作泉字。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曰。蔡邕云。麻田曰疇。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碎。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見。地動。水澹澤竭。地長。

案考要云。氣即雲。氣也。晉志云。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關。志雲。或類舟。舡。又云。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火。周雲如車。軒。秦雲如行人。魏雲如岸。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匡。此因地而異。形者也。若乃華以南之氣。下黑上

徐廣曰。土雍曰坎。音服。駟案。孟康曰。豁谷也。坎崩也。蘇林曰。坎流也。

乃一作及。王朔人名。望氣者。李廣信。



赤恒山之氣下黑  
上青嵩江之河  
之郊氣赤勃礪  
海岱之間氣黑  
江湖之間氣白  
此因地而異也  
者也  
又登州志西南  
去海五里春夏  
時遠見水雪  
城郭市肆人  
馬往來之人謂  
之海市。紫海  
市春夏之景  
即太史公所謂  
樓臺宮闈之  
氣也。而人馬往  
來之狀即晉  
志所謂魯雲  
如馬秦雲如行  
人者也。

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橐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  
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  
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倍迎也伯莊曰音五故反化言誠然凡候  
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日人衆卒歲一  
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  
也四始者候之田而漢魏鮮孟康曰人姓名各作占候者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  
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孟康曰戎菽胡豆也為成者小雨徐廣  
曰一無此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韋昭曰歲大穰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  
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  
且至食為麥食至日昃為稷昃至舖為黍舖至下舖為菽下舖至  
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  
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

高宗  
閩東漢書  
作潤息  
化當作訛  
何字字通  
風占  
高林云始  
者候之謂  
歲始也冬至  
日也臘明日  
也立春日也  
正義專指  
正月旦非也

古人以土圭測日  
之晷景以觀長  
短正義注誤

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  
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  
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  
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月一日  
兩民有一升之食二日兩民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月一日  
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  
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  
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  
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土  
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  
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

土炭占  
太歲占  
人言占  
雨占



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徐廣曰或曰甘公各德也本是魯人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

真孛云星隕如雨乃

政徐廣曰一作征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

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

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

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時

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

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

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

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

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

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

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

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

韋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爲陰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

宋閔公之五年言秦之誤臣義以信公十年隕石于宋五言非也



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  
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勃外則理兵內則理  
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強時菑異記無可錄  
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  
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竝起三  
十年之間兵相駘藉蘇林曰駘音臺登躡也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  
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  
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  
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  
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弗於河戒  
兵征大宛星弗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

勃作字  
古本仍字

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

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

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

迫之為薄虧毀為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

逆行及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

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

不移徙大小有差濶狹有常孟康曰濶狹若三星相去遠近水火金木填星徐廣曰木火土三星

若合是謂驚位絕行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

日變修德月變修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

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次修穰正下

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各徵也李斐曰適

見災於天劉向以為日月食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駟案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雲風此天之

經字疑衍  
宗李同省  
字無其字



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  
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  
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黃  
帝行德天天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  
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日月暈圍常大赦載  
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昂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  
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為  
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  
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二十七

西川屯鳳崗  
氏雷固南

史記二十八

西川屯鳳崗  
氏雷固南

封禪書第六

陸云太史公天官以郊社及名山大川之祀為典禮之大而神僂迂怪之說不可信故為尚恍不經之語使人會之皆外耳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  
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  
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  
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  
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  
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山川徧  
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  
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

黃陶菴曰太史公作封禪書此後人所謂謗書者也起云自古帝王曷嘗不封禪為下文詳禹封禪張本維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為下文秦始

震川云曷嘗不封禪但不以為合不死之術名接僂人遂樂之術耳又云其列舜禹周公之祀典而曰郊社所從來尚矣見尚書周官其載三代以來未聞其封禪也然則管仲及博



皇封禪張本  
繼又云雖受  
命而功不至  
云為下文漢  
高漢文不及  
封禪張本又  
云故其儀闕  
然埋滅其詳  
不可得而紀  
聞云便見封  
禪為曠絕之  
事而非世主  
所當舉行者  
也高書曰一  
段舜之封禪  
不過如此禹  
遵之亦無神

仙可記至孔甲  
失德之君始聽  
于神而禳祥之  
說後世紛傳  
會如太戊高宗  
則不通脩德  
勝災而已至  
周世郊社之  
舉亦未始及  
于神仙此所  
以為三代盛  
隆之際也  
道廢而西時  
廊時始興于  
秦此武帝祀  
神君親祀禮  
之濫觴也

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  
導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一龍去之其後二世湯  
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  
暮大拱懼伊陟徐廣曰陟古作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  
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  
高宗有雉徐廣曰一雉作鵠音嬌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  
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  
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  
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  
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員如辟雍以節觀諸侯曰  
泮宮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一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  
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  
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害徐廣曰犬作吠周東徙維秦襄公攻  
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  
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  
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  
廊衍李奇曰廊音孚山阪曰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  
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廊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李奇曰於  
旁有吳陽地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  
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  
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李奇曰摺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作廊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  
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

此稱封禪者七十餘  
王何所據  
采曰維成  
王近亦微  
詞以示其  
無稽也  
又云二語東  
上起下始未  
雲不肅祇  
舜禹禹祀  
太戊武丁  
修德是也  
後稍怠慢  
孔甲好神  
武乙慢神  
是也正高  
文重祠故  
祠武帝好  
仙瀆神相  
對其餘瀆  
武之封禪  
皆祇肅之  
類秦先公  
始皇淫  
祠皆怠慢  
之類  
語必見經  
乃信而有  
微黃帝用  
事雍時語  
不見經摺  
紳者尚不  
道况以黃



仲設辭以拒

桓孔子存禘

而不論自秦

開禘祀之端

始皇承之益

以八神之說者

渺無稽而齊

人秦五德之

運燕人為方

仙道則謬

悠之說流傳

于此二方武

帝時海燕

齊迂怪之士

之濫觴也三

神山之說極

幻而秦信

之封禪之後十

二歲云甚矣

封禪之無益

後之人主知此

亦可悟矣子

是結之曰豈

所謂無其德

而用事者取

以見漢武無

固無德而尋

秦皇之覆轍

者也以下叙

秦時山川百

神之祀以見

其淫黷無稽而漢興高祖草創不

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

殷云野雞夜雉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各雉故曰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秦德公既立下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

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苗德公立二年卒

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

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

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

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

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

云李奇曰云云云山在梁父東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

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駟案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帝倍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

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

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碎耳南伐至召陵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

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鄗上山也鄗

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鱓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然後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

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

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

音靡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

孟康曰所謂靈茅

韋昭曰各有一翼不

比不飛其名曰鵝鵝

應劭曰鄗

上山也鄗

音靡蘇林曰鄗

上北里皆地名

孟康曰所謂靈茅

帝合而不

死布之制

語也

管仲能止

君之安与

能辨明封

禪反對



及釐漢文 稍惑于新垣 平之說俄厭 急而止孝景 亦無所興以 見文景之為 賢君也此下 鄭重其辭以 接之曰至今 天子今天子 初即位尤敬 鬼神之祀以 見古者之封 禪不通以告 成功而武帝 之封禪乃在 于求神仙也

始于求神君 終則崇信李 少君于是燕 齋之士翕然 來臻競述其 鬼談詆說以 惑帝而帝終 已不悟矣其 紀文成五利 公孫卿之言 皆鄙倍幻誕 中人以下皆 不信而帝酷 喜之弗見而 以為德星天 旱而以為乾 封直書其事

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 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 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視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 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馬融曰旅祭各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是 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 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首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 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皇覽曰萇弘冢在河南洛陽東北山上也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凡去作密時二百五十年作下時祭 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 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

金瑞故作畦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其後百二 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 爾雅曰右 陵太丘 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 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見 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章昭 曰黃者地色螾亦地物故以為瑞 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 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 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上法今也璣曰水陰 陰主刑殺 故上法 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 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 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藉應劭曰藉禾稾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菹讀曰祖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

猶讀曰夏晉 灼曰菹藉也

子論述六 藝不及封 禘則傳言 七十餘王 無稽之說 可知矣

地見其三 字宗本作 其地字



而已宛然一

始皇矣文章

之妙如此至

其筆法往往

見于單句雙

字之間其屢

用或曰字蓋

字焉字若云

字皆疑辭也

茅順甫曰文

幾三千言而

前後血脈貫

串如一句誠

然哉

太史公封禪

書之妙全在

叙舜禹三代

及秦始皇事

為案而入武

帝後隱然見

帝之異于舜

禹三代而同

于始皇諸先

生節之自尤

敬鬼神之祀

以下為孝武

本紀神氣索

然矣所謂續

寫靈鶴者

太史公八書

中封禪河渠

平準乃為為

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

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

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

儒生既紉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

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

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

中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

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

小山之上命曰時徐廣曰一云之地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

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徐廣曰屬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

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在東皆在齊

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最居齊

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

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

時騶子之徒韋昭曰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

自謂之水德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

羨門韋昭曰皆慕古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

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為之龍解骨化之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

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

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

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傳去人

不遠患且至則舩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

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

山及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

震川云秦

始皇封禪

尚不以為

合不死之

術

蘇林云成山

斗入海謂

典之三斗柄

古人語也

句奴傳漢

亦棄上谷

之斗辟縣

造陽地字

胡又云句奴

有斗會地

直張掖郡



另看... 房有憂民之... 心焉是其倦... 于神仙時也

震川云大書... 亡与孔甲好神... 三世而亡武乙... 慢神三世而已... 相應

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太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

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伯襄曰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吳岳徐廣曰在泗水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將蓼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澧澆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韋昭曰無車駟之屬汧洛二

孟康曰以新穀祭陳寶節來祠服虔曰曰寶神應節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

宋本泰山注脚差



淵鳴澤蒲山岳嶠山徐廣曰音先許反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

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

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玉女凡二十六小神不說十四臣諸布諸嚴諸述

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

澧澆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杜主之祠掌昭曰亳音薄湯所都贊曰濟陰薄縣是壽星

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李奇曰菅茅也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

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

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

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

匹木禺龍欒車一四漢書音義曰寓寄也馬寄生龍形於木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

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

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臯矣其法

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達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

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

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

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

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

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

里或云粉榆鄉名高祖里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

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

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

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

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

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

秦自以水德黑帝則自當之故不立北時耳何



李奇曰 猶官社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

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

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

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

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

屬秦巫祠社主巫係族繫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摩之屬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傳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能依人為厲各有

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

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常以歲

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

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

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

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

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

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

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

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圭

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

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

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

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其符也



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

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

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

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

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

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

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統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

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以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

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贊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帝一殿面各五

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

之會如淳曰二水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

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

駟案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值祠

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

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

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

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

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

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

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

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諸先王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

震川云大書特為後群儒采尚書周官玉制祀射牛事為封禪禮儀張本。



一秦全直  
載徐義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號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

鍾徐廣曰音才恚反鍾縣黃縣皆在東萊

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



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徐廣曰澤一作阜。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巳十九歲，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

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

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

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

封禪書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封為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

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

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

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

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

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

則又作柏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二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

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

亭林云：勝日謂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

亭林云：胡當作湖。鼎湖宮名。



言揚雄傳南至  
宜春鼎湖御宿  
昆吾日天也故平  
要幸甘泉而行  
右內史界素隱  
以為湖縣在今  
之闕御絕遠且  
無行宮  
三輔黃圖宜春  
宮在長安城東  
南杜縣界東近  
下杜御宿苑在  
長安城南御宿  
則鼎湖亦在  
其中間也

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  
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  
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  
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  
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  
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  
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  
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  
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  
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栗今陛下親祠后土  
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

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

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  
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  
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  
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  
而樂成侯竦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  
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  
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  
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  
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  
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  
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

重四字中  
本無

故字本無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聞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思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

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欸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擘盟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廩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



亭林云受命即謂武帝服虔以為高祖非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徐廣曰亨煮也音殤日嘗以亨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鼎不吳不鷲鷲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

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也非魯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

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

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

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

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

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

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

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寒門者

札宗李禮

黃帝本遂何



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湖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峒幸甘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陔徐廣曰階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醜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於釜中曰洎音蕞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太一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



震川云前云刺  
六經中至制則  
封禪事不惟

尚書周官無有  
六經中無有也  
正与孔子論  
而封禪之禮不章  
相應

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  
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  
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  
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  
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  
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  
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及空侯  
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  
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  
徐廣曰古  
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  
釋兵須如徐廣曰  
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  
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  
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  
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  
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  
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採儒術  
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  
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  
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  
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  
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  
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  
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  
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  
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  
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  
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  
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  
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  
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  
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蜚  
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  
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  
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  
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  
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  
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  
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旣已封太山  
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  
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  
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及至甘泉有  
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彗於東井後

博林云奉車子  
死於海上非死  
于泰山下也索  
隱可引新論  
言殊謬



何云積星當從漢書作填星故下云信星非見也

十餘日有星弗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

可為觀如緱城

徐廣曰二云如緱氏城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

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

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

徐廣曰在甘泉

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

徐廣曰元封二年

天

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

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

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

南郡至江陵

徐廣曰元封五年

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

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

修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

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栽故朝受計

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熱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二年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

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異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震川云漢武封禪以爲招來神僊人致不死之術而假儒術以文之故曰具見其表裏以儒術文之用自託于古帝王之功至德洽者表也而妄意于上封事則不死裏也

皇王天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于四岳封非

十有三入懷晏安不行五載巡狩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鑄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

所以教諸侯德也心与天道相反事与聖人相悖故太平曲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愨曰

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是故及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愨言



可史遷著書之謬

史記二十八終

楚川也鳳圖

史記二十九

禹川也鳳圖

河渠書第七陸云水患莫大於河故最詳國用莫急於漕而民間所急在水利三事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

蹈毳山行即橋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櫛櫛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櫛音力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

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

悍韋昭曰湍疾悍強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

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教海瓚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教海禹時不注教海也九川既疏九澤

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

教

力宗本去



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太湖是也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晉灼曰古堆字碎沫

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澆百姓饗

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

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

罷之毋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息秦伐韓之計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令

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竝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馮翊懷德縣三百餘里

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

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

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

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郿郿居河北河

決而南則郿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

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

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

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

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

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息發卒徐廣曰三悉眾數萬人穿漕渠三歲

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

沫字李沫

宋李渭

志



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韋昭曰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漑

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

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

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瓚曰褒斜二水名及漕

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

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

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一作洩不可漕其

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漑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

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

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瓚曰下流曰頽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

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

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

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

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

河沈白馬玉壁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

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晉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以為捷如淳曰樹竹塞水決

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

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閭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駟謂州閭盡為河殫為

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駟案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

其林云商顏服度注顏音崖當作岸漢書古本入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領象人之顏額者非其相商山者尤非劉歆已辨之焯案其下即云岸善崩則服音顏視皆非不當指為商山則劉歆世得之

按小字卷



填河也 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鉅子決灌鉅野澤使溢也 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通

水相連矣駟案漢書音義曰鉅野滿溢則眾魚沸鬱而滋長也迫冬日乃止 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案晉灼曰言河道皆弛壞 蛟龍

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瓚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蓄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蓄

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 久不反兮水維緩 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迺兮

浚流難塞長菱兮沈美玉如淳曰舉取也菱草也音郊一曰菱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河瓚曰竹葦絙謂之菱下所以引致土石

也 河伯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早燒故薪不足 薪不屬兮衛人罪 燒蕭條兮噫乎何

以禦水 頽林竹兮捷石菑如淳曰河決捷不能禁故言菑章昭曰捷柱也木立死曰菑 宜房塞兮萬福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宜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

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靈軹有靈軹渠

引堵水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瓚曰鉅定澤名 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

在宜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滄徐廣曰一作溼 上姑

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

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

宜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北海之誤案地理志齊郡縣土其五百鉅定下云馬車濱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濱而考武紀云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六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黃陶菴曰余嘗謂漢之文景能富而不能教蓋每歲下復除蠲恤之令此善政也幾于王矣然漢文從是錯言輸粟拜爵至得為大庶長大庶長之官食萬二千石矣乃亦以輸粟得之

史記二十九終

史記三十

陸云全篇直書而義自見未借卜式語收束不容更贊一詞矣故提前古作論贊太史公之文千復萬化不可端倪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

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黃金一斤

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李奇曰稽滿貯

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稽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

則百金贊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

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

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

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

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

齊川中鳳

齊川中鳳



孝景又募民

輸粟贖罪則

不軌之民恃

富而犯法者

固不能無也

是以漢武之

初雖家給人

足至于錢貫

朽粟腐敗而

兼并豪富

徒武斷于鄉

曲宗室有土

公卿大夫以

下爭于奢侈

室廬輿服

于上無限度

此皆禮義解

少之故也不

待武帝靡耗

中國而已知

其不可久矣

漢有最不可

解者坐耐金

失侯之法也

夫通侯之先

固嘗竭智力

與高帝定天

下者也使之

出金助祭猶

曰包茅縮酒

遺意存焉然

已異乎古矣

乃至不如斤

季文時莢錢益多輕如淳曰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

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駟案孟康曰富與

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

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

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

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

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

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

累巨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

者價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踳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

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庚氏是也故人自

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

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

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

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

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

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千

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

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

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韋昭曰弘羊孔僅之屬其後漢將歲以數萬

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

漢治始衰于漢帝何

何云孝武後心自古道

漢治始衰于漢帝何



輒以刑國  
所生者徵而  
關勇功臣之  
後大無謂也  
豈漢世封爵  
太多食邑既  
廣懸官不能  
支而設法以  
削之取當時  
坐此法者甚  
多武帝時至  
百餘人太史  
公見之平準  
書早則朝廷  
微意繳然矣  
卜式者富人  
之學黃老者

也弟壯出分  
獨取畜羊百  
餘田宅財物  
武功爵  
盡予弟式入  
山牧十餘年  
羊至千餘頭  
買田宅而其  
弟盡破其業  
式輒復數分  
予此在陶白  
董優為之然  
有長者之意  
焉漢擊匈奴  
式上書願輸  
家之半縣官  
助邊有人情

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漢書音義曰鐘六斗四升  
散幣於印熨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  
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  
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  
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  
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  
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  
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  
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  
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韋昭曰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竭猶  
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

何云所獲  
首虜皆以  
為士馬  
死者十餘  
萬則實  
也

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  
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  
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贊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  
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  
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  
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  
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  
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  
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  
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  
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其明年淮南衡  
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  
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震川云觀  
如議下式  
郭解則非  
不知春秋  
之義者然  
用此絕群  
下而不正  
君德其曲  
學阿世之  
誰尤不可



言之非欲官則言寬而式兩皆無之非果不欲官也彼操老氏欲取故與之術知時主所急在財而細其綸芳其蠶殺竿跪膝而以釣武帝也乃誦于公孫弘久不見報數歲乃罷人之處此亦可以倦而休矣式行之不厭明

年又持錢二千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助貧人者籍天子乃以式終長者而三年中驟躡九卿進官以府居奇貨者孰善于式哉且當式時告緡之事將起式通知海內財賈天子就就富民不久家且破故不如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贗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貯也轉轂百數李奇曰李奇曰廢居居邑也駟案服虔曰居轂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踰服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贗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

穀宋作穀 如說是何 薄而物貴



先事輸賦不

惟免禍又以

得官及式相

齊而揚可苦

婚遍天下中

家以夫抵

皆遇苦杜周

治之獄少反

者使式舉

稍遲必無幸

矣未幾以言

賈鐵業

致天子不悅

稍誦其官又

因大旱米雨

進言曰歸官

當食租稅而

已今弘羊今

吏坐市列肆

販物求利息

弘羊天乃雨

斯言也雖謂

有大臣之風

可也太史公

平準書高式

兩實重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銖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  
 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也為皮幣直  
 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  
 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園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  
 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  
 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  
 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前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  
 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  
 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  
 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  
 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  
 者出焉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作昆明池其明年  
 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千萬金  
 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  
 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  
 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銖焉天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  
 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  
 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  
 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史記音隱曰徒計反左趾韋昭曰鈇以鐵為之沒入其器物郡不  
 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  
 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  
 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

四銖

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銖

徐廣曰藻一作紫也

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

重上宗本無以字據



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

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

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季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

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

隨其用所施施於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

者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

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

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

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

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

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

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

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

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

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

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

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

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

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

力宗作

式亦為使  
者亦而用  
耳

能辨之如  
羊之當  
式亦知之  
而惟帝不  
悟



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漢書音義曰外繇謂

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

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

衣屨而牧羊韋昭曰屨草屨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

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

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

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

卿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

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佗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

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

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

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

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

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

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

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

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

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

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

何云不能半自出者皆聚而為盜也



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

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

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

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鑄錢既多而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下式相齊

而楊可告緡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

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

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徒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

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

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鬪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

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

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

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

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

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

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蒂也諸

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

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也

鐵下字本有錢字

震川云告緡由下式梁輸財故故屢牽連以書

業此本二事如說非也



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

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

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踰天度也卒舍卒

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

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音灼曰徼塞也

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

緡用充仞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

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

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

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

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

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

官斥塞卒如淳曰塞侯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

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

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

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

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

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

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

越至耐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耐金失侯

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曰飲耐飲耐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乃拜式

乃拜式

漢書作欲留蜀處之

字乃寫作

二點傳誤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作之何



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

苦惡

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

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

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

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徐廣曰南越為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倉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

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雋沈犁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

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

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

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

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

其明年元封元

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伐僅

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

或不償其倣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

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

如淳曰牟取也

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

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

竝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

農弘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

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

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

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

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震言云平準乃漢一代之制故以古事較論於後與七書異

入云系秦心况漢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謂為中其致諸弊政之別致而旁出者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

三等案作三等

黃金以溢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康熙己丑汲古後人以北宋小字本三冊質錢得粗技一過最善者封禪書哀山字獨與揚雄河東賦合也焯記





黃帝受命曰傳

曰父不受誅  
子復讐可也  
子胥之父奢  
以無罪見殺  
於平王其兄  
尚駢首并命  
為子弟者有  
至痛焉員也  
倒行逆施以  
快其悁悁之  
忿君子固不  
勝誅也若曰  
誅之則傷人

史記三十終

史記三十終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  
升菴云書首竟曲春秋首隱公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  
葉石林云春秋傳及之斷髮及身蓋仲雍去伯與焉  
史通云編次諸國与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于天子故假世家為稱名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  
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  
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以避季歷  
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  
宋忠曰句吳大  
伯始所  
居地名  
聚去城  
十里  
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  
皇覽曰太伯冢  
在吳縣北梅里  
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徐廣曰在  
河東太  
陽縣  
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  
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



史記三十一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  
升菴云書首竟曲春秋首隱公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  
葉石林云春秋傳及之斷髮及身蓋仲雍去伯與焉  
史通云編次諸國与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于天子故假世家為稱名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  
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  
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以避季歷  
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  
宋忠曰句吳大  
伯始所  
居地名  
聚去城  
十里  
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  
皇覽曰太伯冢  
在吳縣北梅里  
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徐廣曰在  
河東太  
陽縣  
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  
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

厚之云  
言太伯端  
安仲雍斷  
髮史記云  
二人皆文  
身斷髮  
示不可用  
女身斷髮  
自辟室耳  
遠西荆蠻  
則周人不  
知其多何  
以須示不  
可用也皆  
遷之謬



子之心與之則悖君臣之義置而不道可也獨負之進專諸於公子光以成其弒僚之謀則吾不能無憾焉諸樊兄弟四人以其先王愛季子札欲立之讓不肯立諸樊乃欲兄弟以次更立必致國于季札及餘味卒欲授季

札季札復讓逃去于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為王夫先為諸樊之子季札不立則光當立固也然僚業為國人所援立而為君矣札則逃之光則弒之而負也

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與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世本曰諸樊徙吳也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君

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

世家 一至十三 史記第六本 三十一至四十三

吳太伯 齊太公 魯周公 燕召公 管蔡 陳杞 衛康叔 宋微子 晉 楚 越 鄭 趙

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為歌

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

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庸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

詳季子 周南召南 始基如毛 為得三豎 說非也 此段摭取 前事明整 吳楚交 代何 季札何



子之心與之則悖君臣之義置而不道可也獨員之佳專諸於公子光以成其弑僚之謀則吾不能無憾焉諸樊兄弟四人以其先王愛季子札欲立之讓不肯立諸樊乃欲兄弟以次更立必致國于季札及餘味卒欲授季

札季札復讓逃去于是吳人立餘味之子僚為王夫先為諸樊之子季札不立則光當立固也然僚業為國人所援立而為君矣札則逃之光則弑之而員也

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與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世本曰諸樊徙吳也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為歌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庸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

此段摭取前事明整  
吳楚交代何  
季札何  
詳季子  
周南為周  
始基如毛  
為得三家  
說非也



傷君臣之變

而大通天道

也哉語曰伐

國不問仁人

如子胥者難

與並為仁矣

齊世家載

管晏事吳世

家中載子胥

事越世家中

載范蠡事鄭

世家中載子

產事善皆極

其大者而管

晏子胥另立

傳范蠡又入

貨殖傳子產

又入循吏傳

太史公之惓惓

于五子至矣

獨不為季札

地乎豈以其

讓國大節已

見吳世家中

欲別立傳無

可稱述乎息

謂管晏事功

既詳見齊世

而本傳止摘

其二二逸事

如觀讓國之

外豈無可論

者即觀樂事

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破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訟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

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歌王服虔曰平王東遷

故國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

殞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

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

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曰言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服虔曰

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與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無憂其

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東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

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歌唐曰思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鄘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鄘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

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

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

樂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

賈逵曰言直備至也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謙退也遠而不攜

杜預曰攜肩也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鄴武王居鄘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愁杜

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

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

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箛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箛舞曲也南籥以箛舞

齊後為孫

氏乃云去

可也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重脩

製此



傳矣札為聖人說乃不得與管晏比太史公于此恐失大書特書之義也蘇子由謂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信元年稱楚人九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春秋而吳越終春秋不人蓋吳越雖戰勝攻取而無禮義

以自將故吳亡而越亦微至於楚雖禮義不足道而亦媿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証也哉按三國皆借稱王其為重關等也吳以強陵中國特越志在復讎皆非有仗義之舉獨莊王破陳為縣從

也 曰美哉猶有憾 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 見舞大武 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 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 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 曰聖人之弘也 賈逵曰弘大也 曰美哉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 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 曰美哉

勤而不德 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 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節 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 曰德

至矣哉大矣 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 如天之無不燾也 賈逵曰燾覆也 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 服虔曰周用六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

與政 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 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難在魯昭公八年 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 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 不然鄭國將敗去

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 左傳曰將宿於戚 聞鐘聲 服虔曰繇文子鼓鐘作樂也 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服虔曰辯若鬪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 夫子獲罪於君以

在此 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 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

之巢于幕也 王肅曰言至危也 君在殯而可以樂乎 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 遂去之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况於鐘鼓乎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 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 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 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 吾子直 服虔曰直不能曲撓 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

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



申叔時之諫

而復之鄭伯

向祖即厲軍

退舍宋華元

以情告即罷

兵解圍此三

事者信乎其

為霸主也子

由所謂禮義

當指此使當

時能事備號

則桓文何足

道哉

厚者云吳也

以先為諸樊之

子僚為弟昧之

子左傳曰我曰

世本云昧及

僚夷昧生光

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也僚者弟昧庶

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

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

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

焉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

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

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曰

春秋曰王僚夷夷昧生光吳越昧子與史記同 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五年楚

之亡臣伍子胥來犇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

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

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

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

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

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

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

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

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見之光光喜乃

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以兵

圍楚之六濶杜預曰濶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楚發兵

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服虔曰時言

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

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

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



之讓以賢也故  
周有天下而吳  
建國焉季子  
之讓賢以讓也  
當周德之衰  
而吳喪邦焉

正身後繼  
之子晉皆  
自楚往

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

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音披公子光詳為足

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避之也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服虔曰全以魚炙也

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弒王僚公子光竟代立

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

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

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

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披美反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吳以為大夫三

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

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濇五年伐

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

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

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

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

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

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

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

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

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

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

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



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

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十一年吳

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曰都楚邑十五年孔子相

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音李賈逵曰樵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

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賣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駟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眾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三行

造吳師呼自剄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

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

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絕越

書曰闔廬冢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頽地六尺五尺之流扁諸之劔三千方員之口三千繫鄧魚腸之劔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王夫差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

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報

姑蘇也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滅夏

后帝相服虔曰夏后相故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娠懷身也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

名后緡而生少康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

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

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眾撫其

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眾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服虔曰以鮒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勾踐大

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勾踐為人能辛

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

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

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

何李云夏本紀不應不叙此一

何李云夏本紀不應不叙此一  
段蓋其文略難叙所謂史闕文也  
也于此載之少康之事正見其  
此耳以太史公之妙也



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至繒杜預曰琅邪繒縣

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因畱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

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

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

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

曰顛頊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吳王不聽使

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還執吳王吳王聞之大

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鏹劍名賜使自刎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

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

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中攻齊齊人敗吳

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泉服虔曰橐泉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邊道縣東南

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畱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

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

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

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吳王曰於周室爲我長杜預曰吳爲太伯後故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杜預曰

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文

所以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

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

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

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王厚齋云黃池之會王孫雉曰必會而先之吳晉多長雉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云吳王夫差殺于王孫雉太宰嚭然則雉六駘之流耳



通鑑外紀曰。左  
傳哀三十四年閏  
月。哀公如越。李  
孫懼。因太宰嚭  
而納賂焉。在  
吳之後二年也。  
吳入越六月事。  
安。吳亡即珠  
尚

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  
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

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  
越位王。候于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

湖去縣五  
十七里。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  
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

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

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  
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吳斷。後文身之國也。曰中國之虞。與句吳兄弟也。秦伯仲雍。雖自廢于荆蠻。實有後  
封于中國。又稱延陵季子之君子。太史公可見大也。他人必言季光。夫差。此古人不可  
及。及古春秋不志。何本  
詳叙季光。太史公之志也。史記雖無褒貶。而有褒削。文中子云。事多志少。未得太史公之旨也。  
惟蘇允以云。有是非。非而無褒貶。為知太史公也。何本

案孟子西子蒙不潔章。正義引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之幸之。每入市。人  
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施也。世家中不載。或後人刪去。百詩

史記三十一





